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五十六回 護法神奶兒揚威 和合二仙童發聖

詩曰： 濯纓歌詠絕纖塵，渭水泱泱認未真。
萬古乾坤盈尺地，一竿風月滿懷春。
寒波不動魚鱗舊，白雪寧添鶴髮新。
自是飛熊驚夢底，磐彝莫鼎識周臣。

卻說那老者土圍而去，到了明日，老者又來。小神還不認得他，還要吃他。那老者就狠是一聲喝，早已喝下一位馬元帥來，把塊金磚丟在鷹愁澗裡。你說這老者是哪個？原來渭河裡釣魚、飛熊入夢、八□歲遇文王、開周家八百年天下的萬神之祖姜子牙是也。那一塊金磚即時煎乾了澗水，小神沒處安身，只得隨著姜子牙走上天去。去了一向，他又不封小神一個官爵，小神不得已，卻又走下天曹來，還尋我的舊窠巢，依然是水。這一水不至緊，卻就遇著水府老爺，收了小神，做個護法尊神，名字叫做神奶兒。

佛爺道：「你說道既是天神，不愁尋他不著。你曉得有些下落麼？」神奶兒道：「依小神所見，只在北天門上去查，就見明白。」佛爺已經看見他的白氣逕沖北天門上，可的神奶兒又說北天門上去查。

佛爺心裡有了主意，一道金光，逕轉北天門上。只見北天門上主將離了天門，其餘的副將都是懶懶散散的，佛爺就不曾開口。佛爺心裡想道：「挖樹尋根。」一道金光，又轉到南天門上靈霄寶殿，相見玉皇大天尊，說道：「貧僧查遍了天宮地府，並不曾查著金毛道長，都說道還是天神，以此貧僧又來相煩。敢煩天尊，把東西南北四門上把門的天將，查點一番。」玉皇大天尊不敢怠慢，即時查點四門天將，獨是北門上的四個天將來得遲。

佛爺仔細一看，只見著底下跪著一個，恰是身長三丈四尺，圓眼紫鬚；恰是身穿皂袍，腰橫玉帶，頭戴金冠。佛爺看得真，說道：「那班後面跪著的，卻不是下界的金毛道長麼？」這正叫是「做賊的膽下虛」，他只聽見佛爺叫聲「金毛道長」，就一朵祥雲，一齊兒竟轉北天門上去了。

佛爺竟趕到北天門上，問說道：「走回來是甚麼天神？」當有值年、值月、值日、值時四位功曹回奏道：「走回來的是玄帝陛下把守北天門的水火四神。」佛爺道：「那穿皂袍的是哪個？」功曹奏道：「是玄帝陛下捧劍的治世無當大元帥。」佛爺道：「擒此小神，何足為慮！」一道金光，逕射進北天門裡。

無當大元帥倒有些慌張。眾人都說道：「我和你如今騎在老虎背上。怎麼騎在老虎背上？不順佛門，本然有罪。就是順了佛門，也是有罪。不如興起玄門，滅了佛教，也得聞名天上。」計議已定，各顯神通，只一聲響，把個北天門就撞倒了大半。佛爺道：「阿彌善哉！好四聖，卻就動了殺戒之心。只有一件，我在這裡拿他，覺得是個上門欺負人。明日玄帝回來，不好借問。不如還到撒發國去拿他。」收轉金光，早已到了寶船之上。去時節已自黃昏戌時，回來時才交子時一刻，天堂地府都走了一周。這正叫做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」。這都是佛爺爺的妙用。

到了辰時三刻，金毛道長又來。佛爺想一想，說道：「我是個佛，他是個神，若是威逼住他，卻損了我佛門中德行。也罷，不如把我丈六紫金身現將出來，看他歸順何如？若不歸順，又作道理。」正往前行，金毛道長就高聲叫道：「和尚，你不曾死麼？你雖不曾死，卻也爛了一身皮。你可曉得我厲害麼？何不早早的退了寶船，萬事皆休；若說半個『不』字，我教你只在眼目下，就要喪了殘生。」國師老爺慢慢的說道：「阿彌善哉！仙家，我豈不知你的根腳，你也須趁早些返本還原，求歸正果。若只是這等迷了真心，只怕你墮落塵凡，空到玄門中走這一次。」金毛道長大怒，罵說道：「賊禿奴，焉敢在我面前詩云子曰。」連忙取出寶貝來，照國師頂陽骨上就是一下。這一下就打得佛爺爺金光萬丈，現出丈六紫金身，左有阿難，右有釋迦，前有揭諦，後有韋馱。金毛道長看見是個古佛現身，心上慌了，即時傳一道信香，上沖北闕。只見半空中雷聲霹靂，紫電輝煌，一時間掉下一位神祇，身長三□六丈，渾身上鱗甲峻嶒，高叫道：「佛菩薩不得無禮！你豈不認得我丹陵聖火大元帥麼？」道猶未了，一時間又掉下一位神祇，身長一□二丈，渾身上九宮八卦，高叫道：「佛菩薩不得欺人！你豈不認得我皎陵聖水大元帥麼？三個天神各顯神通，把個佛爺爺圍在中央，圍得定定的。佛爺看見他們動了殺戒之心，只得收轉金光。只見後面又掉下一位天神來，身長三□四丈，面如黑漆，眼似明星，怒髮衝冠，咬牙切齒，高叫道：「佛爺，你不認得我黑臉鬚鬚大元帥？你莫走，且待我換了世界罷！」怎麼一個世界會換得？原來玄天上帝的七星旗有好些厲害：磨一磨，神將落馬；磨兩磨，佛爺爺也要墜雲；磨三磨，連乾坤日月都要化成黃水。國師老爺是個慈悲方寸，聽見說道「要換世界」，他就生怕坑陷了四大部洲的眾生，一道金光而起。金毛道長又是一寶貝打將來。國師就落下金光來，主意落到寶船上，不知不覺就落在西洋大海中去了。聖火大元帥一直子就趕到海裡來，口口聲聲說道：「煎乾了海罷！」海裡面大小水神都吃他一嚇，鬧吵了一場，早已驚動了水官老爺供桌底下的護法神奶兒，只見水裡劃喇一聲響，就如天崩地塌一般。佛爺道：「莫不是哪裡倒了半邊天麼？不然怎麼這等響哩！」起眼一瞧，原來是個神奶兒在那西洋大海現出原身來。現出渾身來，就把個西洋海塞一個滿；現出脊梁骨來，就比個鳳凰山差不多高。佛爺看見，心上也吃一驚，說道：「怪得他開大口，講大話，原來有這等大哩！」自古道：「雲從龍，風從虎。」他原是龍虎所生，只見他現了本身，立地時刻，海裡面狂風大作，白浪翻天，好一陣大風也：

無形無影亦無面，冷冷颼颼天地變。
鑽窗透戶損雕樑，揭瓦掀磚拋格扇。
捲簾放出燕飛雙，入樹吹殘花落片。
沙迷彭澤柳當門，浪滾河陽紅滿縣。
大樹倒栽蔥，小樹針穿線。
九江八河徹底渾，五湖四海瓊珠濺。
南山鳥斷北山飛，東湖水向西湖流。
梢子拍手叫皇天，商人許下豬羊獻。
漁翁不敢開船頭，活魚煮酒生難咽。
下方刮倒水晶宮，上方刮倒靈霄殿。
二郎不見灌州城，王母難赴蟠桃宴。
鎮天真武不見了龜和蛇，龍虎天師不見了雷及電。
老君推倒了煉丹爐，梓童失卻了文昌院。
一刮刮到了補陀岩，直見觀音菩薩在磨面。
鸚哥兒哭著紫竹林，龍女兒愁著黃金釧。
一刮刮到了地獄門，直看見閻王菩薩在勸善。
宿娼飲酒的打陰山，吃齋把素的一匹絹。
一刮刮到了南天門，直看見玉皇大帝在進膳。
三□六天罡永無蹤，七□二地煞尋不見。

正是：

漢將曾分銅柱標，唐臣早定天山箭。

從來日月也藏神，大抵乾坤都是顛。

風過處，神奶兒張牙露爪，弄火撮煙，手裡提著一件兵器，是一個杓的流星錘。原來是銀錠筍做成的，上秤稱不起，曾經找起鷹架來，稱上天車，約有八萬四千二百六〇五斤四兩三錢重。他喊一聲，就像雷公菩薩一叫。

那流星錘兩點一般打將去，那捧劍的無當大元帥高叫道：「你是何神，敢來擦陣。」神奶兒道：「吾乃水官大帝位下護法神奶兒是也！奉佛爺牒文，特來擒汝。」原來這水火四聖都曉得水官大帝的神奶兒有些厲害，未敢擅便，急忙裡背上閃出一位聖火大元帥來。原是真武老爺面前的赤練花蛇，後來受封為將。長有三〇六丈，渾身上鱗甲峻嶒，高叫道：「哥怕甚麼神奶兒？吾神在此。」道猶未了，背後又閃出一位聖水大元帥來。原來是真武老爺面前的花腳烏龜，後來受封為將。長有一〇二丈，渾身上九宮八卦，高叫道：「哥怕甚麼神奶兒？吾神在此。」一邊是一個門三個，一邊是三個門一個，直殺得天昏地慘，日色無光，鬼哭神號，水族都嚇得抖抖的戰，一個個越殺越精神。

三個倒差不多兒要敗下去，只見斜曳裡又閃出一位黑臉兜鬚大元帥來，身長三〇四丈，面如黑漆，眼似流星，扛著一面七星旗，高叫道：「你們殺得好哩！我也不管你三七念一，我只是磨旗換了世界就罷。」道猶未了，拿起個七星旗就要磨著。佛爺道：「我做了一世的佛，到今日反把個德行來壞。」微開善口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神奶兒，你回去罷。」神奶兒領了佛旨，不敢怠慢，只得收拾回來。回便回來，心上有老大的不服，扭轉頭去，大喝聲道：「你們一伙烏龜，不是我怕你，只因佛爺爺有旨，不敢有違。你今番再來也！」佛爺道：「這樁事不好處得，不如再去央浼玉皇大天尊。」

一道金光，直到靈霄玉殿。天尊道：「佛爺爺一連下顧了三次，遭番不得久談。」佛爺道：「為因撒發國那個金毛道長，原來是玄天上帝捧劍天神。這如今水火四聖結成一幫，適才神奶兒也擒不住。相煩天尊，和貧僧做個處置罷！」天尊道：「是我適來查究他們，原來偷了玄天上帝三件寶貝，一時擒他不住。」

佛爺爺即時起身，只見玉階底下有兩個小小的仙童，一般樣兒長，一般樣兒大，一般樣兒頭髮披肩，一般樣兒嘻嘻的笑。佛爺道：「這兩個仙童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天尊道：「一個姓千名和，一個姓萬名合。」佛爺道：「他兩人怎麼這等笑得好？」天尊道：「他兩人是這等笑慣了的。」佛爺道：「言笑各有其時，怎麼笑得慣哩？」天尊道：「你兩個過來，參見佛爺爺。」兩位仙童看見是個佛爺爺，不敢怠慢，雙雙的走近前來，繞佛三匝，禮拜八拜。一邊拜，一邊還抵著個嘴兒笑不住哩！

佛爺道：「你兩人這等好笑，你告訴我一個緣故。」兩個仙童雙雙的跪著，說道：「小童兄弟二人，自小兒走江湖上做些買賣，一本〇利。別人折本，我兄弟二人轉錢。一轉〇，〇轉百，百轉千，千轉萬。但憑著意思買些甚麼，就是轉錢的。是我兄弟二人商議道：『今番偏要做個折本生意，看是如何。』卻一遭子，六月三伏天買了一船帽套，走到那個地頭，可的鄒衍繫獄，六月降霜，一個人要一個帽套。六月間哪有第二家賣帽套的，拿定了班實，卻不是一本〇利。又一遭子，臘月數九天買了一船青陽扇兒，走到那個地頭，可兒彌勒爺治世，臘月回陽，就熱了一個多月，一個人要一把扇子。臘月間哪有第二家賣扇子的，也拿定了班實，卻也是一本〇利。又一遭子，在船上遇著一朋友，他的船來，我的船去。是我叫他問道：『你來處有個甚麼貨賣得快哩？』船走得忙，他答應不及，只是伸起一隻手來，做個樣兒。原來伸起手來的意思，卻是取笑我們，說是世上只有手快。我兄弟二人錯認了，說一隻手是五個指頭，敢是五倍子快。連忙的買了一船五倍子，到那地頭。可的朝廷有布縷之徵，排家排戶都要青布解京，正缺五倍子。我們拿定了班，卻又是一本〇利。又有一遭子，我兄弟二人騎在馬上，我們的馬去，又有一伙騎馬的來。只聽見那邊馬上的人說道：「糙菜菜！糙菜菜！」原來那些人是取笑我們兄弟二人做小伙兒。我兄弟二人又錯認了，只說是這裡菜菜賣得快。後來買得一艘菜菜，來到了地頭。只見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絕沒有糧食賣。我們拿定了班，卻又是一本〇利。不瞞佛爺爺說，每番是這等做買賣，每番是這等轉錢，每番是這等笑。卻笑慣了，望乞佛爺爺恕罪！」

佛爺道：「你兩個人倒是個手到功成的。可有些神通麼？」二仙道：「不瞞佛爺爺講，我兩個也有些神通。」佛爺道：「假如玄天上帝門下的水火四聖，你可鬥得過麼？」二仙道：「不放在他心上。」佛爺道：「他有多大的神通，你不可小覷於他。」二仙道：「他莫過是偷了玄帝三個寶，便就放膽維持。不敢欺嘴說，我兄弟二人一手招他一個，兩手招他一雙，三手就招三個。招回了他的寶貝，教他花子死了蛇一一沒甚麼弄得。」佛爺把個頭點了一點，說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原來這一場功勞，卻在這兩個仙童身上。」又叮囑道：「明日早來。」玉皇大天尊說道：「佛爺放心，明日就著他早來。」一道金光，竟轉到寶船之上。

到了明日，金毛道長抖抖威風，看見國師，就高叫道：「那和尚，你還不曉得我的本領厲害麼？」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你也少說些罷。」金毛道長把個寶貝照上就是一撇，撇了半天裡，實指望掉下來，就打碎了國師的頂陽骨。哪曉得和、合二聖笑倒了，在雲裡起手一招，把個寶貝招在手裡，一駕祥雲，落將下來，遞與佛爺爺。佛爺爺接過手來看一看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寶貝。諸神焉得不迴避！」是個甚麼寶貝？卻是玄天上帝鎮天的金印。印到如同親臨，故此諸神都要迴避。卻說金毛道長看見頭一個寶貝不下來，連忙的把第二個寶貝又是一撇，撇了半天裡，實指望掉將下來，要打碎了國師的頂陽骨。哪曉得和、合二聖笑倒了，在雲裡起手一招，把個寶貝招在手裡，一駕祥雲，落將下來，遞與佛爺爺。佛爺爺接過手來看一看，又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原來又是這個寶貝。怎麼叫諸神做他的對頭？」這又是個甚麼寶貝？卻又是玄天上帝斬妖縛邪的神劍。此劍一揮，百神退位，故此諸神做不得他的對頭。金毛道長看見了兩件寶貝，連忙的一道信香所過，早已掉下那個黑臉兜鬚的大元帥來，高叫道：「去了那寶貝，何足為慮！只待我換了他的世界，我就罷。」道猶未了，就要磨旗。剛剛的拿著個七星旗還不曾磨動，恰好的和、合二聖就在半天雲裡把手招。這一招，招早了些，旗倒不曾招得上去，卻被磨旗的看見了，說道：「哎！我說是怎麼寶貝兒會不下來，原來是你兩個小靜精躲在雲裡招我的。」一駕祥雲，竟自趕上去，就要拿他。和、合二聖看見不是對頭，抽身就走。這二聖年紀兒小，人物兒剔巧，驚得雲快。磨旗的有一把年紀，人兒又生得癡夯，驚得雲慢。

快的去了，慢的只得轉回來。叫做：桑樹上射箭，谷樹上出膿。不奈和、合二聖何，只得尋思國師老爺，高叫道：「好和尚，你又請下和、合二聖來招我的寶貝。我也不替你理論，只是換了你的世界，看你怎麼！」佛爺爺慈悲方寸，生怕坑陷了大千世界的眾生，只得收轉金光，回到寶船來了。

二位元帥道：「國師連日多勞了。」國師道：「說甚麼多功勞。只是這個金毛道長不好處治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不好處治他？」國師道：「他原身是玄天上帝面前一個捧劍的治世無當大元帥，因為玄帝思凡，他就偷了他的寶貝下來作吵。」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寶貝？」國師道：「一者是顆金印，二者是把神劍，三者是桿七星旗。」元帥道：「這都是玄天上帝常用之物，怎叫做寶貝？」國師道：「元帥有所不知，那顆印是鎮北天門的把本兒，印到如同玄帝親臨，諸神都要迴避。天上有幾顆這等的印？卻不是個寶貝兒！」元帥道：「這個也還可處。」國師道：「那把劍是個斬妖縛邪的神劍。此劍一揮，百神退位三舍。天上有幾把這等的劍？卻不是個寶貝兒！」元帥道：「這個也還可處。」國師道：「那七星旗越發不好說得。磨一磨，大凡神將都要落馬；磨兩磨，饒你是佛爺爺也要墜雲；若磨三磨，連天地、日月、山川、社稷，都要化成黃水。重新又要生出一個盤古來，分天、分地、分陰、分陽，才有世界。」只這幾句話，就嚇得二位元帥一個也不開口，就嚇得眾將官一個個伸出舌頭來。

元帥道：「若是這等厲害，這個撒發國終久是走不過去的。」國師道：「也難說走不過去。這如今就是上梯子的法兒，〇層梯子上九層，也只要一層不曾上得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只有一層不曾上得？」國師道：「三件寶貝已經得了他兩件，只剩得一件在他處。卻不是只有一層梯子不曾上得？」元帥道：「剩的那一件不是七星旗麼？」國師道：「就是七星旗。」元帥道：「若是七星旗，卻還是九層梯子不曾上得，只上得一層罷了。」國師道：「不是貧僧打謊語，貧僧有一個計較在這裡。」元帥道：「只是一桿

七星旗，何不叫黃鳳仙去偷了他的罷。」國師道：「元帥，你看得世事這等輕哩！這一桿旗不打緊，有許多的天兵天卒守護著它，等閒就讓你偷了？」元帥道：「偷不得它，卻沒有甚麼良策。」國師道：「還求元帥的封條，把貧僧的佛堂門封起來，卻要到一七之後，才許人開。只一件來，若是開早了一日，你們的陽壽都有些損折。」元帥道：「國師一言之下，誰敢有違！」國師上了千葉蓮臺之上，元帥外面貼了封條。非幻、雲谷各人打坐，都不曉得國師是個甚麼主意。卻說國師入了定，出了性，叫聲：「揭諦神何在？」只見金頭揭諦、銀頭揭諦、波羅揭諦、摩訶揭諦四位揭諦，一齊兒跪著，說道：「佛爺爺呼喚小神，那壁廂使用？」佛爺道：「我今要往南朝應天府去，你四將為我看守了這四大色身。倘有疏失，取罪不輕！」四神道：「既蒙佛旨，敢不遵依！」佛爺吩咐已畢，一道金光，竟轉南膳部洲金陵應天府地面落下，在雨花臺步入長乾寺。

秦淮河上長乾寺，松柏蕭蕭雲日鮮；故塚尚存銅雀瓦，斷碑猶載晉朝年。石壇幡影風吹動，輦路磚花兩滴穿；惟有長廊舊時月，幾回缺後幾回圓。

佛爺爺進了長乾寺，早有個都城隍接著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。佛爺道：「怎麼朱皇帝萬歲爺不在南京城裡坐著？」城隍道：「萬歲爺遷都北平城裡，號為北京。」佛爺心裡想道：「萬歲爺是真武臨凡，到底是歡喜北上。」又問道：「南京城裡自從萬歲爺遷都以後，可曾出幾個好人麼？」城隍道：「這一二年裡出了一個仙家。」佛爺道：「那仙家叫甚麼名字？」城隍道：「那仙家的名叫做張守成，道號張三峰，混名叫做張躡躡。」佛爺道：「這如今仙家在何處？」城隍道：「在揚州府瓊花觀裡。」佛爺道：「你怎曉得他在那裡？」城隍道：「他昨日在瓊花觀裡題詩，說道：瑤枝瓊樹屬仙家，未識人間有此花！清致不沾凡雨露，高標長帶古煙霞。歷年既久何曾老，舉世無雙莫浪誇；幾欲載回天上去，擬從博望借靈槎。以此題詩，便曉得他在揚州城裡。」佛爺道：「你去請他來見我。」都城隍不敢怠慢，一駕祥雲，到了揚州府瓊花觀裡，請過張三峰來。張三峰聽見佛爺爺在長乾寺裡，一擁而來。整頓道袍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。佛爺一雙慧眼，看見此人已得了地仙之分。卻問他道：「仙長高姓大名？原籍何處？」張守成道：「弟子是句容縣的板籍良民，姓張名守成。」佛爺道：「你是自幼兒出家，還是半路上出家？」張守成道：「弟子是半路上出家。」佛爺道：「怎麼樣兒半路上出家？」張守成道：「弟子自幼兒習讀經書，有心科舉。後因五穀不熟，不如草稗，卻到我本縣去納一個前程。是個甚麼前程？是個辦事的農民。漸漸的當該，漸漸的承行。當該、承行不至緊，就看見公門中有許多不公不法的事，是弟子發下心願，棄職而去，去到朝天宮西山道院出家。這卻不是半路上出家的？」佛爺道：「你既是個出家人，為何身體這等污穢，不求潔淨？」張守成道：「臭皮袋子苦丟不開。」佛爺道：「你丟不開皮袋子，怎麼去朝元正果？」張守成道：「我仙家有五等不知。」

是哪五等？且聽下回分解。